

[英] 劳伦斯 著
靳梅琳 李靖民 唐再凤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劳伦斯短篇小说选

玫瑰园中的影子

Mei Gui Yuan Zhong de Ying Zi



玫瑰园中的影子

——劳伦斯短篇小说选

[英] 劳伦斯 著

靳梅琳 李靖民 唐再凤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园中的影子: 劳伦斯短篇小说选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靳梅林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23-3

I. 玫… II. ①劳… ②靳…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48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3 字数 204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劳伦斯

内 容 提 要

《玫瑰园中的影子》选收了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所著的、而在我国至今尚未翻译出版过的一些短篇小说。

劳伦斯是英国最伟大的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所著的《虹》、《儿子和情人》、《恋爱中的妇女》等作品深受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劳伦斯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曾引起过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赢得世界各国读者的注目。除了长篇小说，劳伦斯一生还写过不少精彩的短篇小说。本书所选的这些短篇小说便是他创作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充分展示了作者独到的艺术特色和长于人物心理刻画的高超技巧。这在文学创作上大有可资鉴赏和借鉴的地方。这些作品以情感活动的精雕细刻令人折服，尤其对男女之间、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感情关系的撞击与融合做了深刻的探究，让人叹为观止，很值得一读。

H/12/06

目 录

玫瑰园中的影子·····	(1)
德莉拉与伯康肖先生·····	(19)
任性的女人·····	(32)
绘画课上的插曲·····	(39)
山中小教堂·····	(47)
山中小草屋·····	(59)
一个无赖·····	(70)
弦外之音·····	(78)
一个小学生的兔子·····	(97)
往事·····	(106)
阿道夫·····	(120)
尘世间的烦恼·····	(131)

鹅市.....	(162)
第二次选择.....	(176)
病中的矿工.....	(189)
该轮到她了.....	(199)
洗礼.....	(207)
序曲.....	(220)
公主.....	(235)
译后记.....	(284)

玫瑰园中的影子

大约早晨8点钟,在一座漂亮的海滨别墅里,一位身材矮矮的青年人坐在窗子旁,努力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在读报。窗外,盛开的沐浴着朝阳的玫瑰花,像无数盏高高挑起的火红的小灯笼。这位年轻人瞅了瞅桌子,瞧了瞧钟,又看了看自己的那只硕大的银表,脸上掠过一丝刚强的表情。这时,他站起身,环视了一下墙上的几幅油画。对其中一幅《海湾边的牡鹿》他心怀敌意地仔细审视了一番。他掀了掀钢琴盖,发现上着锁。在一面小镜子里他偶然瞥见了自己的面庞,便扯了扯自己那棕色胡子,眼中闪出神采飞扬的目光。他的容貌并不难看。他卷了卷胡子,尽管个头儿矮了些,但仍充满活力。当他转身离开镜子时,脸上浮起一丝顾影自怜而又自我欣赏的神情。

他心情很压抑,于是走进了花园。身上的外套看着很精神很新。他本是个信心十足的人,穿上这件外套更使他具有一种很帅很自信的风度。他凝视着草坪旁一棵长势茂

盛的樗树，然后又走到旁边的另一棵树前。那是一棵更为茂盛的苹果树，树上枝桠弯弯，结满了褐红色的苹果。他向周围扫了一眼，摘下一个苹果，背对着那幢别墅，清脆利落地咬了一口。他没料到那个苹果很甜，于是又咬了一口。然后，他又转身眺望那些可以俯视玫瑰园的卧室窗户。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心中一惊。不过，那只是他夫人。夫人正凝视着大海，显然没有注意到他。

他望着她，望了好久。夫人容貌姣好，看上去比丈夫年长一些，面色苍白，但身体健康。脸上带着一种渴望的神情。茂密的褐色头发盘在额头上。她注视着远处的海面，对丈夫和丈夫的视线视而不见。她那种一片茫然、漠视丈夫的神情使丈夫心中不悦。他摘下几个红苹果，向窗口抛去。她吓了一跳，转脸朝他嫣然一笑，随后又将视线转向别处。她几乎立刻离开了窗户，他也走进房子里去见夫人。夫人气质高雅，神情得意，身着一袭轻飘飘的细布白裙。

“我等了好久了。”他说。

“是等我呢，还是等着吃早点？”夫人淡淡地问道，“你明白，我们约好九点钟见面。我本以为你会在这次出游之后睡上一大觉呢。”

“你知道，我通常是五点起床，不会过六点。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就跟在煤矿井里一样。”

“我根本想不到你会在这儿想到矿井。”

她环顾四周，打量着这个房间，瞧了瞧玻璃镜框里的装饰品，然后对着这个套房耸了耸肩。他直直地站在壁炉旁的地毯上，忐忑不安地望着夫人，脸上浮现出十分勉强的宠

爱。

“跟我来，”她说，挽起了丈夫的胳膊，“我们先到花园去，等科茨太太备好早点，我们再回来吃饭。”

“我希望科茨太太动作快一点儿，”他说着，扯了扯自己的胡子。夫人笑了一下，一面走着，一面依偎着丈夫的臂膀。丈夫点上烟斗吸烟。

科茨太太走进房间时，那对夫妇正下台阶。这位腰板挺直心情爽朗的老妇人快步走到窗口，正好看清楚那对年轻夫妇沿着小路走去，妻子那澄蓝的眼睛闪烁着，丈夫挽着妻子，迈着休闲的步子，神态自若。女房东用一种柔和的约克郡口音自言自语道：

“这两口子一样高。我想，这个女的可不会嫁一位比自己矮的男人，但这个男的在其它方面配不上她。”这时候，老妇人的孙女走进来，把托盘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到老妇人身旁，说：“奶奶，他一直在吃苹果呢。”

“是吗？我的小宝贝？是啊，他愿意的话，吃就吃呗！”

房子外边那位标致的青年人不耐烦地听着茶杯的叮当声。最后，那对夫妇叹了一口气，转身走进房间吃早点。丈夫吃着吃着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说：

“你认为这里比布里德灵顿好一些吗？”

“当然了，”她说，“这里好多了！再说，在这里我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我不觉得这个海滨像一个陌生的地方。”

“以往在这里住过多久？”

“两年。”

他一边吃饭一边在想着什么。

“我原以为，你更愿意去个新地方。”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她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很体贴地探问：

“为什么？你以为我在这里玩不痛快吗？”

他轻松地笑了笑，随手在面包上涂了厚厚一层果酱。

“我希望你能快活。”他说。

她又不理会他了。

“弗兰克，你可别在村里讲起这件事，”她漫不经心地
说，“别讲我是谁，也别讲我在这里住过，尤其是什么人我都不
想见，假如这里的人认出了我，那我们就再也不会自由自
在了。”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呢？”

“‘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既然你谁都不想见……”

“我来这里是看景的，不是看人的。”

他没有再说下去。

“女人，”她说，“不同于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
来，可我确实想来。”

她温存地为他又斟了一杯咖啡。

“只是，”她接着说，“不要在村里提起我。”她前仰后合
地大笑起来，“你知道吧，我不想让人提起我的往事，跟我过
不去。”接着，她用指尖拨弄桌面上的面包屑。

他一面喝着咖啡，一面看着她，然后嘬嘬胡子，放下杯
子，很冷淡地说：

“我敢肯定，你以往的故事很多。”

她的脸上现出一丝负疚的神情，眼睛看着下边的桌布。这倒使弗兰克高兴了。

“哎，”她的语气很亲热，“你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对吧？”

“不会的，”他安慰着她，又哈哈笑了起来，“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他的心里感到愉悦。

夫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扬起头来说：

“我得和科茨太太商量商量，有好多事情要做的。这样，今天早上你最好单独出去——等到一点钟回来咱们一起吃午饭。”

“噢，你看——我还有几封信要写，我裙子上的污迹要洗下去。一上午有不少小事儿需要我做。你最好不要让我陪你出去了。”

他觉得夫人故意要甩开他，所以在她上楼时，他郁郁寡欢地拿上帽子愤愤地一个人信步向崖畔走去。

不一会儿，夫人也走了出来。头戴一顶插着玫瑰花的帽子，脖子上搭着一条带有花边的长围巾，直垂到白裙子上。她神情紧张地打着一把遮阳伞，把面庞半遮蔽在阳伞的彩色阴影里。她沿着一条狭窄的石板路向前走，石板由于渔夫们常常踩来踩去已经凹下去了。她似乎故意避开周围的事物，好像用阳伞的阴影遮挡，自己就感到不会被别人认出来。

夫人走过教堂，拐进一条小巷，来到路边的一堵高墙

下。这时，她放慢了脚步。她终于在一个敞开的大门口旁边停下来。两旁深色的围墙把大门衬托得像一幅明亮的图画，闪烁着光芒。门洞里边，像用魔法演示出来似的，形状各异的阴影散落在阳光照耀的庭院里。庭院是由蓝色与白色的海卵石铺就的。远处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坪，草坪上有一株边缘闪烁光亮的月桂树。她胆怯地踮起脚，走进庭院，瞥了一眼阴影覆盖的房屋。窗户上没挂窗帘，看上去黑洞洞的，毫无生气。厨房的门是开着的。她心神不定地向前迈了一步又一步，像探险似的，躬着身子向里边的花园走去。

当她快走到房屋的拐角时，一阵嘎吱嘎吱的沉重脚步声走了过来。迎面来的是一位园丁，手里端着一个柳条编的托盘。托盘里深红色的熟透了的大个儿鹅莓来回滚动着。园丁放慢了脚步，心平气和地对这位容貌动人的妇人说：“今天花园不对外开放。”她听了之后，已准备转身离开。一时的惊讶使她一言未发，心想这个花园还会对外开放？

“那么什么时候对外开放？”她随口问道。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教区长允许参观者进园。”

她站着一动不动，心中思量：真不可思议，教区长竟把他个人的花园对外开放！

“可是大家都去教堂了，”她好声好气地跟那个园丁没话找话，“这里没有别人了，对吧？”

园丁挪动了一下，大个的鹅莓又滚动着。

“教区长住在他的新居。”他说。

这两个人都站着不动。园丁并不情愿让她走，最后，她冲着园丁嫣然一笑。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玫瑰花？”她好言相求，一副妩媚撒娇的样子。

“我想这倒没有什么，”他说着，让开了路，“只是不要待得时间太长。”

她迈步前行，不一会儿就忘了园丁。她的脸色变得紧张了，而且行色匆匆。她看了看周围，发现那些朝向草坪的窗户都没有窗帘，黑糊糊的。那所房子呈现出衰微萧瑟的景象，里面没人居住，不过好像储藏着重物。这时一个影子仿佛掠过她的身旁。她穿越草坪，径直向花园走去。再穿过一个由红蔷薇攀缘成的鲜艳拱门，来到花园。花园那边便是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湾，迷蒙的晨雾飘忽着。天边的黑岩岬，在蓝色的海天之间突兀而立，隐约可见。她脸上的表情亦忧亦喜。花园从她站的地方出现了向下的陡坡，到处都是怒放的玫瑰花。陡坡下边，黑油油的树冠掩映着溪流。

她转身走进花园，四周全是争奇斗艳的鲜花。她知道在一个小角落里有一棵水松树，树下有一个坐椅。那里有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坛。花坛的两侧各有一条小路向下延伸。她把遮阳伞收拢起来，在花丛里漫步。簇簇玫瑰围绕着她，简直就是花的海洋，有的玫瑰花挂满了一个个的柱子；有的玫瑰花在柱子上交错倒悬；有的玫瑰花在灌木丛上不停地摇曳。在开阔的地面上还有许多别的花竞相开放。在这里她抬起头来就可以望到远方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望得见那个海角。

她沿着一条小径徘徊着缓缓而行，好像在找回逝去的往昔。突然她触摸着这些花朵，如同做母亲的不知不觉地抚

摸孩子的小手。躬着身，闻了闻花香。接着，又心不在焉地向前游荡。有时，一朵火红的玫瑰花却没有香味，使她停步不前。她站住，凝视一番，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当她在花团锦簇的粉色花瓣前停住时，一种曾经有过的柔情蜜意又袭上心头。随后，她又对花丛中心那冰清玉洁微带绿色的白玫瑰惊叹不已。就这样，她像一个抑郁的白蝴蝶沿着小路慢慢飞舞。最后，面前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玫瑰花坛，花坛里密密麻麻长满了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鲜花。花是如此繁多，如此艳丽，面对这些鲜花，她感到一阵羞涩。这些鲜花仿佛在谈笑风生，她觉得自己如同处在一帮陌生人之中。这使她心中快活起来，一种陶醉感油然而生。由于兴奋，脸也红了起来。空气中充满了芬芳馥郁。

她匆匆走向白玫瑰簇拥的小坐椅坐了下来。她的那把红色遮阳伞与周围的色调格格不入。她静静地坐着，仿佛觉得自己不复存在了。她只不过是一朵玫瑰花，一朵只是含苞待放却无法盛开的玫瑰花。一只小苍蝇落在她的膝部，落在她的白裙上。她注视着那只苍蝇，似乎它落在了一朵玫瑰花上。她成了一朵玫瑰花了。

这时，一个影子闪过来，使她大吃一惊，她看见了一个人。那是个男人，脚登拖鞋，走路没有声响，身穿亚麻布外套。美妙的晨光破碎了，迷人的魅力消失了。她就是不愿听到别人问自己。那个男人朝她走来，她站起身。这时她和他只打了个照面，她就浑身瘫软，猛然一下子又坐在椅子上。

他是个有军人风度的青年，身材微微发胖，一头黑发梳得油光发亮，胡子也抹过蜡，只是步态缺乏矫健。他向她走

来，她抬头看着他，顿时自己的嘴唇变得苍白。她看见了她的双眼，他的目光直勾勾的，神态木讷，不像是人的眼睛。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无意识地打了个招呼，坐在了她的身旁。他在长椅上活动活动身体，活动活动双脚，然后以一种绅士加军人的口吻问道：

“我没有打扰你吧，对吗？”

她没有回答，感到无可奈何，一动不动。他的装束拘谨，内着深色衣服，外穿一件亚麻布外套。她看见他的手，他的小拇指上戴着她十分熟悉的戒指。她觉得自己仿佛精神错乱了，连整个世界也变得一片混乱。她坐着，全身无力。他的那双手曾经是她热恋的象征，现在放在他那粗壮的大腿上，令她感到厌恶。

“我可以吸烟吗？”他亲昵地几乎是悄悄地问她，同时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烟。

她不可能回答，不过，这倒也无所谓，他不属于她的世界。她纳闷，他是否认出她来了，是否能认出她，她很想知道。她心中的苦楚使得面色变得苍白，但她别无办法，只得忍着点儿。

“我没有带烟。”他若有所思地说。

但她没有注意他的话，只注意他的表情。他还能认出她吗？还是一切全忘却了？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门心思地想着这一点。

“我吸的烟是约翰—科顿牌子的，”他说，“我可得省着点儿用，这烟很贵。你知道，那些案子正在受理过程之中，我现在不富裕。”

“那可不？”她说。她的心冷了，灵魂也僵硬了。

他动了动，随随便便打了个招呼，站了起来走了。她依然坐着一动不动。她看到他的身躯，那是她曾经以满腔情火热恋着的身躯。他那严谨的军人头脑，那威武的身姿现在也松松垮垮了。这不是他，只是使她厌恶，难以理解。

突然，他转回来，手放在外衣口袋里。

“你介意我吸烟吗？”他说，“或许我看问题更清楚些。”

他又坐在她身旁，往烟斗里装着烟丝。她注视着他那双手，手指漂亮而粗壮，但手总是有点儿抖动。很久以前，她就觉得奇怪，这么一个健康的人怎么会手颤。装烟斗时，他的手没有准头，烟丝乱七八糟地挂在烟斗上。

“我有些案子要办，可案子总是定不下来。我清清楚楚地把我的意图告诉我的律师了，然而办不到。”

她坐在那儿听他细说。但这不是他。不过，那双手她曾经亲吻过，那双炯炯发光的怪异的黑眼睛曾让她深深爱过。可这不是他。她一动不动默默地坐着，心中感到厌恶。烟丝袋子掉到地上，他摸索寻找。但是她得等等，看他是否还认出她来。她为什么不走开呢！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

“我得赶紧走了，”他说，“猫头鹰要来了。”接着，很秘密地又补充说，“他的真名不叫猫头鹰，只是我管他叫这个名字。我必须去看看他是否已经来了。”

她也站了起来。他局促不安地站在她面前。他一表人才，颇具军人气质，可又是个狂人。她的眼神打量了他一番又一番，看看他究竟会不会认出她来，她能不能从中找回昔